

尔
加河浓郁的贵族气息深沉的文化意蕴客居莫斯科红场白桦林伏尔加河浓郁的贵族气息深沉的文化意蕴客居莫斯科红场白桦林伏尔加河浓郁的贵族气息深沉的文化意蕴客居莫斯科红场白桦林伏尔加河浓郁的贵族气息深沉的文化意蕴客居莫斯科红场白桦林伏尔加河浓郁的贵族气息深沉的文化意蕴客居莫斯科

红场 白桦林 伏尔加河
浓郁的贵族气息 深沉的文化意蕴

人文天下丛书
人文书库

辛越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客居 莫斯科

辛越 著

Moscow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居莫斯科 / 辛越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08-4005-3

I. 客… II. 辛…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5572 号

本书图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11.2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上,每个人都可能有一段或几段岁月是他最值得回忆或回味的。

本书所记述的,就是我亲历的两段难忘岁月:一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访问学者在前苏联列宁格勒留学进修;二是90年代中期,我作为外交官在莫斯科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任参赞。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当时,我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俄罗斯的经济工作者,在关注她的宏观经济发展变化及其趋势的同时,也把观察的视角移向她的社会细微之处。

紧张忙碌之余,有时我喜欢去游逛一些名胜古迹、园林墓地,对俄罗斯昔日历史文化访幽探微;或者走进居民楼区、市井角落,拜访俄罗斯朋友家庭,面对面促膝交流,目睹他们的生活;更多的则是匆匆行走于街头巷尾或往来于迷宫似的地铁里,与陌生的俄罗斯人擦肩而过或萍水相逢或贴身而坐,细观他们读书看报的神态,倾听他们说话时的语气声调,从其中感受俄罗斯普通百姓的气质和风貌。

本书所展现的,就是我在俄罗斯经历的极其平凡的生活片段,这些片段或许能反映我接触到的俄罗斯社会一个或某些侧面,甚至只是某个小的点。不管怎么说,哪怕它是一滴水珠、一片树叶或是一砖一石,但它毕竟是我自己的真实所见。本书的读者,也许能随着我的拙笔去浏览一下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情的城市街景,辽阔壮美的森林江湖,闪耀着无穷魅力光芒的

画廊和艺术殿堂,还有那些善良、真诚、坦荡的普通俄罗斯人。

现在的俄罗斯,距离我经历的那个时刻,又向前推进了十年,我书中记述的某些东西可能已时过境迁,或面目已非,但我相信:蕴藏在俄罗斯人肌体内的历史文化的基因和他们前辈遗传下来的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却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走样。

不过,我得承认,我接触到的人和事可能只是俄罗斯自然和社会的九牛一毛或沧海一粟,俄罗斯是一部厚重得无法估量的大书,需要花费长期的乃至毕生的时间去解读,但即使那样,也可能仅了解到她的皮毛而已。我想起天才的俄国诗人丘特切夫写的一首诗,也许是对的:

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
Аршином общим не измерить:
У ней особенная стать -
В Росси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

理智理解不了俄罗斯,普通的俄尺衡量不了俄罗斯,俄罗斯有特殊性格,人们只能相信俄罗斯。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历史地缘注定我们要做邻居,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衷心祝愿中俄两国人民世代睦邻友好,共同走向未来。

作者

2007年11月

Contents

001→ 中国姑娘的俄式婚礼

009→ 我的校友阿布杜拉

017→ 二十年后的重逢

024→ 俄语老师彼得

032→ 拉维利夫妇

041→ 相聚在拉多加湖畔

049→ 追寻“十月”的遗痕

058→ 高尚的观众

063→ 爱情风景线

068→ 踟躅俯首山

073→ 小教堂看洗礼

078→ 闲逛“文登哈”

084→ 在普希金雕像前

089→ 木偶的幽默

096→ 教我开车的师傅阿列克塞

101→ 夫人讲述的故事

106→ 画家柳达和她的丈夫

111→ 东方研究所的他乡客

115→ 神甫和大学生

119→ 在圣女公墓幽深处

124→ 托尔斯泰的生与死

128→ 柴可夫斯基的旷世恋情

132→ 从修道士想到作家笔下的人物

137→ 伏尔加河畔的雕像

141→ 再见,波罗金诺

146→ 高尔克小镇来了一队中国人

152→ 我认识的阿尔希波夫

160→ 一位俄罗斯桥梁专家的葬礼

167→ 影星斯米尔诺娃的收藏



中国姑娘的俄式婚礼

在列宁格勒的文化旅游景点，经常可以看到身披婚纱的新郎新娘的身影，他们在亲友簇拥下，大大方方、含情脉脉地在一起合影留念，很让远近的路人回眸飞瞥，投以忌羡的目光。由于见得多了，我由起先的好奇，渐渐地也习以为常了。可是，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期盼：什么时候能亲眼目睹俄罗斯人的婚礼仪式就好了，只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

事有凑巧。仲秋时节，我的同校研究生校友老李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小梁近日要举行婚礼，未婚夫是她所在的戏剧学院一位教师，名叫瓦洛佳。小梁特地打来电话邀请他参加婚礼，并欢迎其他同学前往助兴。老李问我想不想去？我二话没说，就高兴地答应了，并约好一起去祝贺。

那天是星期五，又赶上阴天下雨。我不知道小梁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星期五作为婚礼的日子。好像中国人结婚总要选个双日，或周六、周日，或者三、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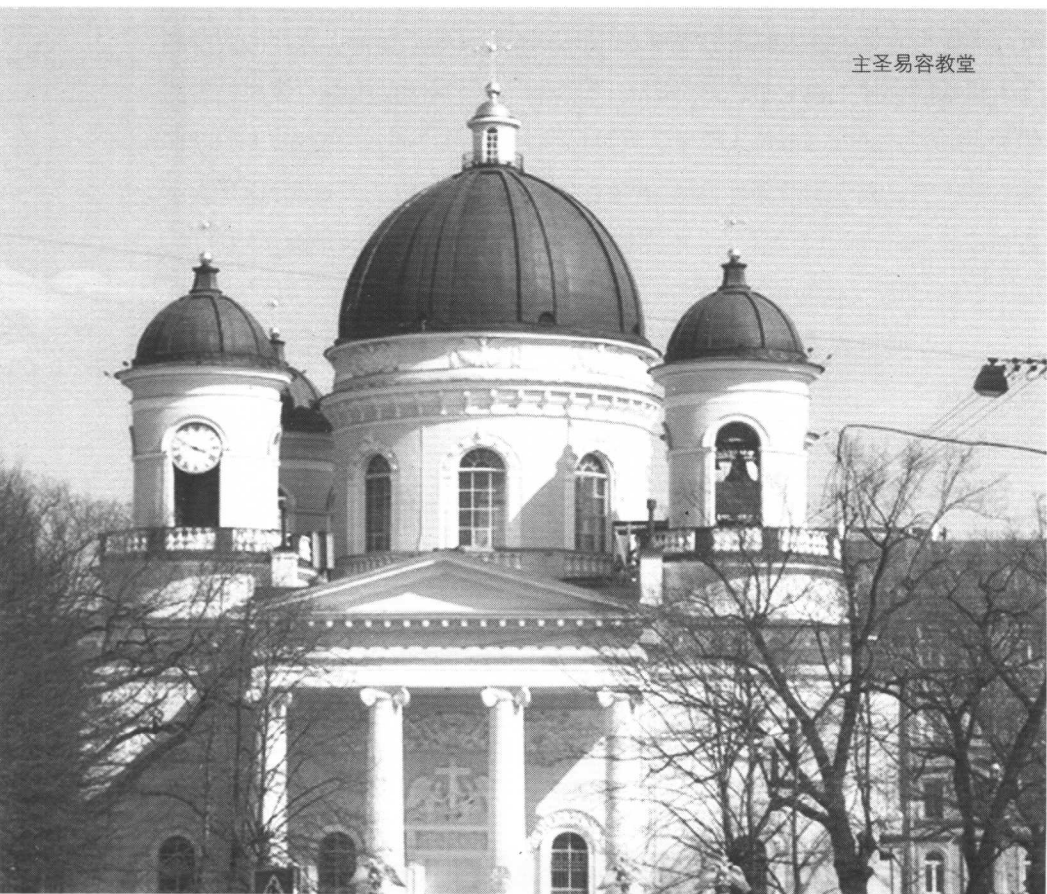


等日期,图个吉利。现在她做了俄罗斯人的媳妇,自然要遵从人家的习惯。临近中午,我和老李一起按时赶到市中心一个叫布里斯普里日斯的小教堂。

从外观看,这个教堂比起列市著名的喀山大教堂和依萨基辅大教堂来,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气势上都逊色得多,但小有小的特色,它造型精巧美观,色彩斑斓。当我们步入教堂大门时,见大厅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而且好像已经在举行什么活动,我以为是来晚了,婚礼已经开始。但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搞错了:原来宽敞的大厅里正在举办一桩隆重的丧事。大厅中央停着一副棺木,上面摆放死者的遗像,死者的亲属站在棺木前面和两侧。

包括我们在内的准备办婚事的一伙人陆续到了,但办丧事的没散,我们只好散站在外围观看,新郎新娘也随后到了,他们身着婚纱礼服也无例外地裹挟在其中。我发现新郎新娘并不仅仅是小梁和瓦洛佳一对儿,好像共有四对儿。

主圣易容教堂



大家的目光集中在大厅中央一个身披皂色长袍的大胡子神甫身上，他正捧着圣经做祈祷，他缓慢深沉的语调，朗诵了好长时间，之后又唱起来，人群中也有几个人在一齐唱，而且他们混声高低音合唱，音调和谐悠长，给大厅烘托出一种肃穆、哀悼甚至森严的气氛。其中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用手打着节拍指挥那几个人。我猜想，他们是不是教堂里常见的唱诗班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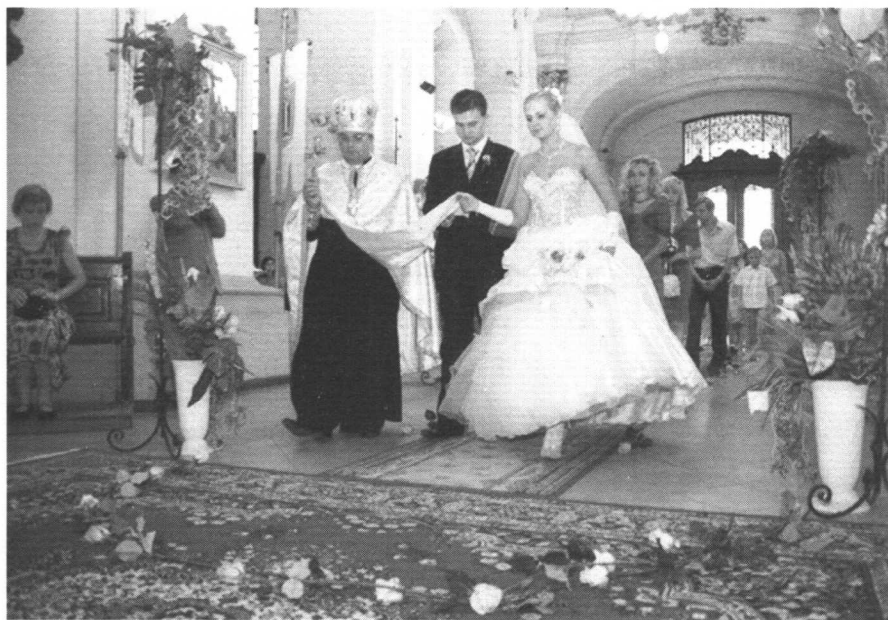
一会儿那位大胡子神甫终于祈祷完毕，可是接着又来了一位大胡子神甫，手提一长细链，链的末端系着一个小铜碗，铜碗里大概放着香料什么的，冒着一缕青烟，他一边绕着棺木转圈，一边念念有词。神甫转了若干圈后，似乎做完了他们要做的一切程序，也退到一边。然后就是死者单位同事亲友在棺木前一个个致悼词，大约又延续了二十分钟。我乘机仔细打量了一下这座教堂的内部构架和装饰。

如果用金碧辉煌四字形容就太简单笼统了，因为它不能概括许多精微之处。大厅上方是个巨大的圆形穹顶，穹顶四周布满了宗教壁画。大厅的四壁和几个粗壮的廊柱上也全是色泽鲜明的宗教画，大厅右侧摆放着一簇簇燃着的蜡烛，参加追悼的人们，每人手拿一支细蜡烛，当神甫吟诵到重要处，人们就在胸前画十字。教堂的最深处，悬挂着基督耶稣和两个圣徒的肖像画，这是教堂最神圣的地方，那里金柱彩廊，光泽耀目，主持仪式的神甫不时地踱步到这里，低声祈祷，而后又返回棺木前的祭坛。

一个小时过去了，追悼丧事总算进行到最后，致悼词者结束后，棺木上的黄布被揭开，露出蓝色的灵柩。此刻，哀歌停止，几位歌唱者悄然退去，八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上前缓缓抬起棺木，在神甫和死者亲友簇拥下沉重地步出教堂。

整个过程都在我们参加喜事的几十个人眼前一幕幕掠过，大家自始至终都站在人群后静静地观看。似乎大家对红白喜事连起来办并不忌讳，等他们那一拨人走完了，四对新郎新娘这才上场。

这时大厅里很快重新布置了一番：地板上铺就了长长的大红地毯，讲台移到后面。四对新人从左至右排开，他们的服饰都光彩耀眼。新娘们都身着雪白的婚纱裙，头上戴着白纱环，新郎西服革履。主持结婚仪式的换了一个大胡子



神甫，身披灰白色教袍，戴一顶深紫色直筒帽子。他先询问了几对新人的姓名，然后就一边翻阅圣书，一边朗诵，朗诵拖着长腔，似唱似念。这时大厅进门上方一个包厢里，响起了衬托神甫朗诵的唱和声，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唱诗班的人已集中在上面了。过去阅读外国小说，常看到“唱诗班”这个词，今日才亲眼见到了唱诗班。实际上他们是一批伴唱者，起着烘托气氛，加强悲哀或喜庆效果的作用，同时也使教堂里充满了神秘和庄严的氛围。参加唱诗班的人，歌喉都不错，一般经过专门训练，据说不少音乐家、歌唱家都是唱诗班出身。

按照婚礼仪式程序，神甫要给四对新人戴帽子。新郎的帽子，类似一顶王冠，但不是直接戴在新郎头上，而是让新郎的伴郎（通常由新郎的兄弟担任）手举在新郎头顶上方十公分左右悬着。而新娘戴的帽子则是带装饰的毛织花帽，那帽子呈三边门框形，顶部是平的，两边垂下遮着耳朵，由神甫给新娘轻轻戴在头上。然后神甫继续朗诵经文，朗诵同样冗长并富有音乐感，神甫的朗诵我听不太明白，但从一些能听清的话语中分析，大约是说祝愿夫妻相亲相爱，规劝他们怎么做好妻子、丈夫等。这时唱诗班也恰到好处地营造欢娱舒畅的气

氛,那优美的多部和声,在教堂的四廊和穹顶缭绕,回荡不息。

这种冗长朗诵终于结束,神甫给新婚夫妇戴上金戒指,赐给他们圣水。接下来把他们领到圣坛上,在耶稣像前,又叮咛了一番。然后新人们走下圣坛接受亲友们的祝贺。一般是向他们献花,祝他们夫妻美满幸福。

当我走近小梁,向这个来自中国东北某城市的漂亮姑娘祝贺时,发现她的眼睛里含着幸福的泪花。我想到,一个中国姑娘远嫁给了一个俄罗斯人,这在当时的留学生里是罕见的,她大胆迈出这一步,肯定是聚集了巨大的勇气,排除了许多干扰。我在伸手向她祝贺的刹那间,有一种新娘的娘家人的感觉,不是吗?所有来祝贺的中国人都是她的娘家人,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在异国他乡我们就是同胞兄弟姐妹。

在与瓦洛佳握手时,我发现这个蓄着连鬓胡子的高个年轻人,其实长得很帅气,显得很有教养学识,据说他身上有原俄国贵族的血统,我还听说他人挺正直,性格也和善。他能真心爱一个中国姑娘,这就使我钦佩。特别是在某些俄罗斯人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白人优越感的时期,这种与中国人亲善和友谊的举动证明他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我总觉得爱一个中国姑娘,不单纯是爱一个具体的人,这背后肯定与他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中国古老历史、喜欢中国的风土人情有关,一句话:他喜欢中国。我衷心祝他们夫妇幸福!小梁代表他们夫妇,邀请我和老李参加他们晚上举行的宴会。我也正想亲历一下俄罗斯人的婚礼宴会是什么样呢,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邀请。

晚宴是在列宁格勒瓦西里岛上著名的波罗的大饭店二楼一间中等餐厅举行。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大约二三十人左右。其中瓦洛佳所在戏剧学院一位年轻的副校长和一位木偶戏导演最引人注目,小梁的“娘家”人里比较突出的是中国驻列宁格勒领事馆一位副领事。那位戏剧导演叫谢廖沙,秃顶,大胡子,样子很像老年的托尔斯泰,他带着摄像机,毛遂自荐当了晚宴的“导演”兼主持人。

在谢廖沙指挥下,来宾们在宴会厅的门内分列两队,中间则是新郎的妈妈、哥哥和代表新娘父母的中国副领事。这时婚礼音乐声起,小梁和瓦洛佳互

相挽着胳膊缓缓步入,他们在每个来宾前经过时,每个来宾就手举着一把硬币零钱,使劲儿摔在地毯上,并高喊“乌拉”。一对新人来到“父母”面前,接受长辈的祝贺,并相互给对方喂撒了盐的黑面包。

这一程序结束,大家落座在一个长长的桌子两侧。由新郎的妈妈、新娘的“爸爸”和新郎的哥哥,还有一位年长的妇女(据说是某大学教授)分别发表饶有风趣的祝贺词。宾客们频频举起盛着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为新婚夫妇祝福。席间,有一位插科打诨的人物叫罗利,也是戏剧学院的教师,生性滑稽幽默,在这种场合出尽怪样,掀起一阵阵热闹的声浪。当他带头大声喊叫“郭里嘎”,意思是“苦啊”,大家也同时跟着齐喊,新郎新娘就拥抱接吻,大家同时数着“一、二、三、四、五、六”,新郎新娘接吻一停,罗利又继续喊“郭里嘎”,大家又数数,这样反复多次,新郎新娘拥抱接吻多次,最长的一次接吻,大家数到二十。

嬉闹新郎新娘稍平息,大家喝酒吃肉排、肉串、果汁、矿泉水、甜点之类,中国人吃不太习惯,总觉得不合口味。不过我吃了不少冰激凌。餐后,新郎新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接受大家赠送的礼品,并请人家喝酒,酒分两种颜色,一红一白,如果预祝新婚夫妇将来生男孩,就喝白酒;希望他们生女孩,就喝红酒。大家依次赠礼物并喝酒。我把地上的零钱全捡起来,送给他们,并祝他们生男孩,被“罚”一小杯白酒。最热闹的场面是领事馆教育处的老刘出的点子:让新郎新娘共同吃苹果,这是中国式的。当一对新人要叼住苹果时,老刘就一下提起来,这样反复多次,最后把新郎新娘“折腾”够了,才让他们叼住苹果,大家齐声喝彩。

叼完苹果,是来宾自由表演节目。罗利这个天才,表演了现代派的滑稽戏剧动作,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教育处老刘唱了两首俄罗斯歌曲,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妻子,原是北京戏曲学院教师,身段苗条,为大家献上一段中国民族舞蹈。

最后,大家在音乐声中跳舞。新郎的妈妈——一个富态、端庄的俄罗斯女人,带头跳起迪斯科,在她的带动下,大家都离开座位,借着酒兴扭起来。大家

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过去的烦恼,忘记了生活的辛酸,忘记了国籍和地域,忘记了这是在哪里,只知道眼前你、我、他这一群朋友。新郎新娘轮番陪着客人们翩翩起舞,华尔兹、探戈,一曲曲经典舞曲把大家带到幸福的境界。老李不善跳舞,只顾在桌旁自斟自饮,我看他喝得红头涨脸,就拉他一块跳舞出出汗解解酒,谁知他纹丝不动,举着啤酒瓶不撒手。

这几乎是个不眠的夜晚。夜深了,我送喝得迷迷糊糊的老李乘末班地铁回他的宿舍,结果坐过了两站,我怨他记错了站,他反倒怪我喝多了。好在我们及时掉头,又坐回来。

这一天,在我们的留学记忆里,大概会长久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的校友阿布杜拉

涅瓦大街一角



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头，我实现了留苏进修的夙愿。当我乘坐火车越过茫茫西伯利亚的白桦林海，怀着满腔激情，来到期盼已久的列宁格勒时，未料一报到就遇到了困难：学校学生公寓住宿非常紧张，竟没有一张空床可接纳我。第一天，我不得不临时寄宿在学生公寓里一个叫瓦洛佳的房间里。瓦洛佳是个研究生，也是学生管理处的小干部。多亏他临时支了张移动床，我那天晚上才没有在公寓走廊过夜。

第二天在校方催促下，公寓管理者给我在一楼腾出了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那里原先存放着家具、被服等物品，腾空后成了我的安身之处。忙乱了大半天，才安顿好了。可是一到

卫生间，吓了我一跳：满墙爬的是黑色蟑螂。几个顶墙角，蟑螂成堆密集，就像看到房檐底下的马蜂窝，我差点晕了菜！按说我是个不讲究生活质量、能够随遇而安的人，居住条件再差也能凑合，所谓“人生如寄”，异国求学，本来就是“寄宿”人家嘛，有什么好讲究的！但是我实在忍不下与蟑螂为伍，我一闭上眼，那些密如蜂窝的黑糊糊的多脚动物就占满我的脑海，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决心打一场灭蟑螂战役。先在电炉上烧了一壶滚烫的开水，提进卫生间，再把